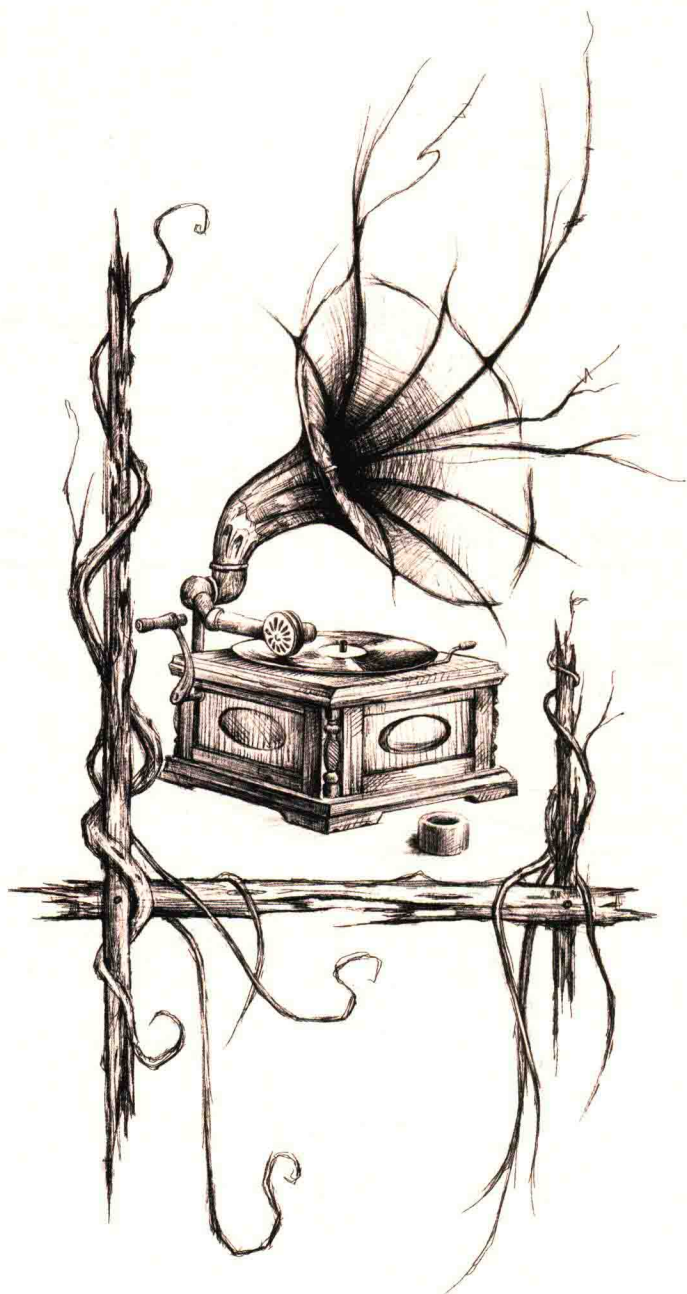


蔡|骏|经|典|悬|疑|小|说|系|列

荒村归来

著 蔡骏

我只能再活七天，
七天之后的子夜我将死去！



Returning From
the Desert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荒村归来

著 蔡骏

Returning From
the Desert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荒村归来 / 蔡骏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2
ISBN 978-7-5596-1207-6

I. ①荒… II. ①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4642号

荒村归来

作 者: 蔡 骏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征

内文排版: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37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7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207-6

定价: 4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序幕

Prologue

198×年××月19日。

这可能是许子心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清晨起一双眼皮就跳个不停，老人们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却从没说过两只眼皮一起跳预兆着什么。

江南的冬雨笼罩着这片荒凉田野，四周飘满了接近冰点的湿气，再厚的毛衣都抵挡不住这种寒冷，他感到从皮肤到骨髓都凉透了，就像浸泡在一盆冰水中。

眼前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这场戏在冰凉的细雨中拉开帷幕，露出了整个田野做的舞台——在穿越了五千年的时空隧道后，所有的演员都已化为残破的骨骼，安静地躺在被泥水污染的古老墓穴里，导演是个被称作历史的老家伙，他万寿无疆全知全能地注视着一切，而许子心则是这幕戏剧唯一的观众。

此间距离太湖只有几千米，四周矗立着十几块灰色的土丘，当中那几千平方米大的空地，便是此次考古发掘的现场了。

许子心站在一个小土丘上，套鞋和裤子上沾满了泥水，雨伞下的脸庞和天空一样阴沉。他知道自己脚下的这个土丘，在五千年前有十几米高，是个标准的方锥体，顶上留下一小块平地，作为巫师与神灵对话的祭坛——就像古埃及或墨西哥的金字塔，干旱的沙漠保护了金字塔，而江南的湿气和几千

年前的洪水，早已把这古老的祭坛，冲刷成了只剩两米高的残迹，看起来就像乡下常见的大坟墩儿。

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发掘现场，一大片基坑已被清理了出来，现在又被灌进了许多雨水，基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几十个圆洞，都是古代柱子的基础。这些圆洞从南到北分成三排，每排距离大约五米。真是令人瞠目，五千年前江南地区的居民，竟已建成了规模如此宏大的宫殿，宛如希腊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迷宫。许子心想起了英国人伊文斯，他在公元1900年发现了那处五千年前的迷宫，震惊了整个世界。

难道这就是五千年前神秘良渚文明的神殿？除了许子心脚下的土丘外，周围还有好几处“大坟墩儿”，十几处大型墓葬和祭坛的遗址，如众星拱月般围绕着这里——宏伟的宫殿，巨大的陵墓，神秘的祭坛，或许眼前这片冬季荒野，就是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神秘古都，是他们濒临毁灭时的“总祭坛”，是那个最终秘密的葬身之所。

芝麻开门。

没错，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许子心颤抖着点了点头，忽然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呻吟声……

奇怪！怎么会听到这种声音？他下意识地 toward 四周看了看，土丘边并没有其他人，所有人都在下面的发掘基坑里。那声音似乎是从空气中传来的，带着幽灵般的耳语，仿佛有一双嘴唇就藏在他耳边，喃喃细语，只是他看不到她。

她是谁？

许子心使劲晃了晃脑袋，驱散了刚才那鬼声音，该不是自己的幻听吧？他揉了揉眼睛，只见在一片烟雨中，正面最大的土丘已被挖开了，那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墓葬，不知底下藏着什么天使——或者魔鬼。

不过，因为是冬季，再加上连续几天的阴雨，发掘现场并没有多少民工，只剩下几个考古所的学生，他们小心翼翼地蹲在挖开的墓坑里，用竹签剔着埋在泥土中的陶器。像这样阴雨连绵的江南冬季，确实不适合考古活动，但因为最近发现了严重的盗墓现象，只能在春节前进行抢救性发掘，否

则地下的宝贝都得给盗墓贼搬光了。

一股奇怪的冷风飕飕地钻进衣服里，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让许子心猛打了一个冷战，只感到眼前几乎一黑，某个阴影瞬间覆盖了视线，让他差点儿从土丘上摔下去。

就像有人用一块布蒙在了他的脸上，然后又迅速地抽走了。许子心睁大着眼睛，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似乎连乌云都变成了某种奇怪的脸，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巫术用语——天地感应。

许子心有些后悔了，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过来，仅仅因为可能是良渚文明最重要的遗址，还是因为发现了东方最古老的“土筑金字塔”遗迹，又或是将要发现破解良渚文明消亡之谜的钥匙？

是的，显然这一切对许子心来说都很重要。因为他是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长久以来，他一直在等待某个惊人的发现，能使自己一夜成名，得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现在还有一件事，让许子心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宁。昨天晚上他和妻子通过电话，妻子抽泣着责怪他为何这个时候还在外边。是啊，难道一生中还有什么比她更重要的吗？

两只眼皮依然不停地跳着，就连心脏也快速颤动起来——不能再留在这个“鬼地方”了：对不起，你们这些埋在遗址中的死人，五千年前生活于此地的古人们，你们是否重见天日关我什么事？让尸骨和鬼魂永远留在地底下吧，我压根儿就不该来打扰你们。

许子心决定离开这里，离开这片飘荡着五千年前幽灵气息的田野，离开这个曾让无数人痴狂的神秘之谜。

当他撑着伞走下土丘时，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叫喊，还有人叫着他的名字，声音兴奋得好像发现了阿里巴巴的藏宝洞。他被迫折返回来，走到那座被挖开的大墓坑前。

“人殉！”

不知哪个学生喊了出来，刹那间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了，发掘现场又回到

了坟墓般的平静中，只有冰凉的雨点打在许子心脸上。

在底下一方巨大的墓坑中，密密麻麻排列着上百具人类骨骸，绝大多数都是残缺的，破碎的头骨与断裂的腿骨，还有其他细碎的骨殖。其中只有几具是相对完整的，但都呈现出可怕的扭曲状态，似乎是被捆绑着扔下了墓坑的。

这就是所谓的“人殉”，以活人作为陪葬品或者祭祀品。像这样惨烈的画面，过去只有在安阳殷墟和秦公一号大墓中才见到过。更让在场所有人震惊的是，在良渚文明的历次考古发掘中，从未有过活人殉葬的发现，难道历史就此要改写了吗？

面对着眼前这些森森的骨头，许子心快喘不过气来了，难道自己并没有幻听，刚才耳边听到的呻吟声，就是这些悲惨的牺牲品在临死前发出的哀号？这些声音在古墓里被密封了五千年，就像被刻录在一张光盘上，如今终于被解密播放了出来。

许子心开始想象殉葬者们的悲惨呼喊，似乎在这静谧的江南冬季的细雨中，突然响起了无数撕心裂肺的哀号声，宛如锋利的刀片，割开了许子心的耳膜——他看见了那些男女老少濒临死亡时的痛苦挣扎，对于生存的最后一丝渴望，对于今世的最后一次诅咒，对于来世的最后一次祈祷，然后他们被埋入墓穴之中，泥土覆盖了嘴巴和鼻孔，眼前一片漆黑，渐渐无法呼吸，直到抵达另一个世界。

“啊！”

许子心轻轻地叫了一声，竟然也有了那种感觉，嘴巴和鼻孔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喉咙火辣辣地疼，接近窒息。他就像溺水者一般，大口地喘息起来，让冰凉而湿润的空气涌入胸膛。

但他不愿相信刚才如此悲惨的感受，于是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些可怜的陪葬者，并没有哭泣也没有反抗，他们漠然地走上了死亡之路，对他们而言这就是神的旨意，进入墓穴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漫长旅途的起点。

考古队员已经开始清理殉坑了，在人殉坑的后面，可以看到明显的人工

处理过的痕迹，也许那里就是墓穴主人的幽冥居所了。土层已经很薄了，许子心跳下去参与了发掘，很快就清理出一块长方形的墓坑。

他看到她了。

是的，她就躺在那里，一具沉睡了五千年的尸骨。

许子心只感到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片刻之后才又“重新启动”，因为他看到了一具单独的尸骨。

她就是这座大墓的主人。

在众人颤抖的目光中，许子心第一个平静了下来，仔细端详着墓主的骨骸，这就是传说中良渚文明的神秘统治者？

相比外面那些可怜的殉葬者，这具墓主人的尸骨保存得相当完好。这里相当于古墓的地宫，一定有着特殊的防护措施。

许子心怔怔地看着墓主人的头骨，在眉骨下是两个深深的眼洞，仿佛仍在放射着统治者的目光。

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已化为枯骨的她还是个活物，正用一种充满了嘲讽的眼神，直盯着许子心的眼睛。

他们在隔着五千年的时光隧道对话……

然而，更让许子心感到奇怪的是，墓主人周围排列着几十件玉器，它们组成了一个几近标准的圆圈形状，把墓主人的骨骸围在中央。

圆柱体的玉琮、圆盘状的玉璧、斧头般的玉钺，似乎是一次上古玉器大展览，整齐有序地排列在墓主人周围。这是五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一种特殊巫术，还是为死者走向冥界设立的指示路标，抑或是留给数千年后造访古墓的考古队员们的某种暗示？

在冬季的细雨中，许子心感到一阵眩晕，仿佛有某种烟雾飘荡了起来。

如果以墓主人的骨盆部分作为圆心，以骨盆到周围任意一件玉器的距离作为半径，就可以画出一个完美的圆形轨迹，几乎所有的玉器都在这个圆形轨迹上。

要是从天上俯视这些玉器和尸骨，就像是“①”这个符号。

突然，一个字从许子心脑子里蹦了出来——

环！

这是一个致命的字眼。

就在许子目瞪口呆的瞬间，耳边似乎隐隐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啊，就是今天了。

198×年××月19日。

Prologue

序幕

|

001

The eve of return

归来前夜

|

001

First day

第一日

|

009

Second day

第二日

|

028

Third day

第三日

|

044

Fourth day

第四日

|

071

目录

CONTENTS

Fifth day

第五日

095

Sixth day

第六日

129

Seventh day

第七日

172

The end or doom

末日

199

Curtain

谢幕

221

Fanwai Huangcun Tiantang

番外·荒村天堂

221

归来前夜

The eve of return

2005年××月19日。

这个故事发生在《地狱的第19层》之后，《玛格丽特的秘密》之前。

《地狱的第19层》出版后，出版社转给了我无数封读者来信，绝大多数信封里都有书迷通票，此外还有许多读者的留言和附信。其中有些信确实深深感动了我，但我也看到了许多千奇百怪的问题，比如有许多人问我去荒村的办法，也有人来向我打听春雨的联系方式，更有人说他们也去过荒村。

还好，至今我还没收到过一封荒村来信。

不过也许有一封信例外，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寄出来的，信封上既没有邮票也没有日戳，更没有寄件人的姓名地址，只有收件人——天知道这封信是如何寄达出版社的。

我拿到这封信是在19号的晚上，一个寒冷的北京之夜。那几天我正好应出版社之邀到北京，为两本新书做宣传，顺便接受各地媒体的采访。那天晚上做完活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便跑到后海边上的一家餐厅，和美女责编一起喝着香香的米酒解乏。

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飞回上海了，她给了我厚厚一沓读者来信，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封不知从何而来的信。信封是那种普通的白色信封，上面写的

字迹也很普通，看不出是哪个人写的。

我拿着信封反复看了看，实在想象不出它是如何邮寄到的，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某个神奇信箱？

也许是写作者的天生敏感，我忽然有了种奇怪的第六感，转头看着窗外——许多人在冰封的后海上滑冰，有个男人滑得很棒，在冰面上不停地滑出圆形的轨迹。看着那个滑冰的男人，我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圆环，就像冰面一样洁白纯澈。

“喂，想什么呢？”

美女责编把我从冥想里拉了回来，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样东西。”

我没有再说下去，而是轻轻地撕开了这个信封，里面照例是书迷会的通票——一张硬硬的卡片，读者会在上面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当我拿出这张特殊的卡片时，她忽然蹙起柳眉说：“嗯？好香啊。”

果然，我也闻到了一股异香，从卡片里浓浓地散发出来，与我们杯中的米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香味。

但这香味只持续了几秒钟，转瞬就消散在餐厅里了，美女责编仍然贪婪地吸着鼻子说：“唉，为什么美好的东西总是那么短暂呢？”

我把目光又移到了这张特殊的卡片上，因为它确实太特殊了——在姓名列里填写着一个符号：

◎

这就是对方的姓名？好像不存在这样的汉字啊，就我所知的任何一种外国文字里好像都没这样的字，大概只有甲骨文或者古埃及象形文字里才有吧。

“奇怪，就像一口井。”

她收起了可爱的笑容，盯着这个怪异的“姓名”说。

确实像一口井，是站在井口往下看的角度，我点了点头说：“荒村进士第的后院里，也有一口井啊。”

“你小说里的典妻就淹死在那口井里！”

“是啊，这是被我的《荒村公寓》忽略掉的一点，也许那口井里也隐藏着一个凄美的故事。”

“或者是一个幽灵？”

我心里又猛抽了一下，没办法，她的话总是能击中我的要害，我只好低下头继续看着卡片。姓名栏之后分别是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联系电话和E-mail，在这些栏目里全都是空白，只有最下一条详细地址（含邮编）写了一行……我不知道是否该称之为“文字”，也许说是符号更确切些——

≈Δㄣ?△□○

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确实是在卡片上看到了以上这些符号，键盘无法打出这些符号，后来我用扫描仪将其扫在了电脑里。

美女责编咽了一口米酒，问：“这是什么啊？”

我沉默了半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些符号，心里默默数了一下，总共有七个符号，它们就像是七个邪恶的小人，在我的书迷会通票上扭动着身躯，跳着某种古老的巫术舞蹈。

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我只能强行让自己冷静，仔细地端详着那七个符号，这究竟是某种古老的文字，还是一种特殊的密码，或者是一幅蕴涵深意的画？

可我一点儿都揣测不出来，越盯着它们看眼睛就越疼，就像针扎在我的瞳孔里一样，而脑子里各种奇怪念头止不住地往外冒，似乎这七个符号会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

“看啊，最后一个圆圈的符号和‘姓名’是一样的。”

还是女孩子眼尖啊，她的提醒让我注意到了那第七个符号——“◎”，而卡片上姓名栏里填的也是“◎”。

这算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在地址栏里也加入了姓名吧，天哪，这又算哪门子的地址和姓名呢？

我满腹狐疑地摇了摇头，对这样一封来历不明的信实在无能为力，我又看了看信封里面，似乎并没有其他东西了。当我正要把通票装回信封时，她

忽然提醒了我：“看看卡片背面。”

还是她提醒得及时，我立刻将卡片翻过来，只见卡片背面印着一幅图片。

不对，所有的卡片背面都是空白的，这张怎么会有图片呢？

于是我睁大了眼睛，盯着卡片背面的图片，瞬间像被电打到了似的，整个人都麻木地僵住了。

“她是谁？”美女责编迷惑地盯着这幅图片，“好漂亮啊，眼睛里有股特别的气质。”

原来卡片背面印着一个女孩子的脸庞，背景就是白色的卡片，就好像她长在卡片里似的。卡片里的她有着黑色的长发，一张眉清目秀的脸，目光飘忽不定地看着远处。最特别的是她那双眼睛，既带着一些神秘和诱人，又含有几分忧郁和恐惧，就像《聊斋志异》里的聂小倩，让人不由得生出几分怜惜之心。

美女责编不待我回答，继续分析着说：“感觉就像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我倒觉得她有些像你的《荒村公寓》里的小枝。”

天哪，我的责编的话又一次击中了我，使我原本冰冻的心狂跳了起来……

沉默了半晌之后，我终于做出了回答：“没错，她就是小枝！”

她就是小枝！

又一次面对卡片背面的这张脸，她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是半年前的上海夏天，还是此刻的北京冬夜？

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没错，就是卡片背面印的这张脸，永远使人无法忘却的这张脸，在地铁车窗玻璃上时隐时现的这张脸。

美女责编也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天哪，她就是小枝？我一直以为小枝只是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存在于人间。”

“是的，她现在已不在人间了，但她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曾经与我面对过面……”

说到这里我停住了，低头看着卡片上的女孩，许久都没有说话。

“可是小枝的照片，怎么会印到书迷通票的背面上去的呢？”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过她的照片，她的形象永远只留在我的脑子里

里，永不磨灭。”

“奇怪，是谁得到了小枝生前的照片，把她印在卡片背面，又在卡片上写了这些奇怪的符号，还不贴邮票就寄到了我们出版社呢？”

此刻，窗外，后海冰面发出微微的反光。

我死死地盯着这张卡片，又翻过来看了看，像某个幽灵的名片似的，它就这样送到了我手中。

终于，我把卡片缓缓放回信封中，然后揣在衣服口袋里，说：“买单。”

走出餐厅，我们沿着后海边一路向前走去。我已无暇欣赏京城冰封后海的景致，只是不停地摸着胸前的口袋，里头揣着那封“幽灵来信”，而卡片背面那张小枝的照片，应该正对着我的心口吧。

她的名字叫小枝。

欧阳小枝。

这个名字是黑夜里的冰。

透明而又致命，转眼就融化于水中。

小枝来自荒村。

根据我小说里的描述，荒村属于浙江省K市的西冷镇，坐落在“大海与墓地之间”，因为面朝一片荒凉的海岸，所以叫作荒村。

在荒村的入口处，有一块明朝皇帝御赐的贞节牌坊——“贞烈阴阳”，它就像一把大锁似的锁住了荒村，村里的人极少到外面去，也极少有外人进入过荒村。更可怕的传说是：凡是擅自闯入荒村的外来者，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神秘死去。

荒村中有一座古老的宅子“进士第”，因为出过一位明朝的进士而得名，“进士第”的欧阳家是荒村最古老的家族，古宅主人欧阳先生有个独生女儿叫小枝，她是第一个离开家乡到上海读大学的荒村人。

非常不幸，在2003年一次地铁意外事故中，小枝在站台下香消玉殒了，不久小枝的父亲也因病去世，古老的欧阳家族就此断绝了香火，“进士第”也成了神秘的空宅。在无数个黑夜里，幽灵悄然出没于老宅的某个角落……

2004年4月，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荒村》，从此我的生活就被各种来访的读者打乱了。夏日的某天，S大学的四个学生突然造访我家，他们分别是霍强、苏天平、韩小枫和春雨。他们在看了《荒村》以后，对荒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去荒村做一次探险，但我拒绝告诉他们荒村所在的位置。

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那四个大学生竟然自行找到了荒村，四人在荒村遭遇了一段可怕的经历后，终于回到了上海。但厄运似乎追着他们不放，在短短的几天内，他们纷纷遭遇意外：霍强和韩小枫在噩梦中死去，春雨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而苏天平则神秘失踪下落不明了。

现在，再回到2005年某月19号的北京冬夜，我和出版社的美女责编走过冰封的后海，路边布满了各种小酒吧，耳边不时听到吉他的旋律……其中最有一个创意的一个酒吧，在门口挂了块牌子——“围炉取暖，白薯免费”，真搞笑啊。

耶！总算走到仰慕已久的银锭桥啦！

我跑到小巧玲珑的桥栏杆边，看着下面的冰面说：“就是桥小了点儿，好像也不过如此嘛。”

美女责编笑着嗔怪道：“哼，你这不是叶公好龙吗？”

就在我暂时忘却了刚才的“悬疑”，想要放松地笑起来时，手机短信铃声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我缓缓掏出手机，看到发件人竟然是苏天平！

瞬间，在北京冬夜的银锭桥上，我感到心又沉到了水底下，就像这桥下冰封的后海。

怎么会是苏天平？他就是那四个曾经去过荒村的大学生之一，半年前他从荒村回来后不久，便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中，为了躲避致命的噩梦，他没日没夜地躲在网吧中，结果还是晕倒了。他被送到医院，昏迷了十几天后，竟奇迹般苏醒了过来，又回到了S大学的校园。

苏天平失踪回来以后，曾专程来找过我一次，但后来就再也没有和我联